

《宏碧缘》【五本】

主要角色

骆宏勋：小生
 鲍自安：净
 余干：净
 骆宾王：末
 狄仁杰：净
 任正干：净
 鲍金花：武旦
 花振芳：净
 贺世赖：丑
 朱彪：净
 金伯道：末
 金夫人：老旦
 金女：旦
 张老爷：净
 黄总镇：丑
 唐建宗：生

情节

上册至贺世赖在历城县任上，擅作威福，欲拿骆宏勋为止。是剧以拿到骆宏勋为起点，次演栾一万与华三千定计诬告、“两流氓顶冒公子平山堂行凶”、“金伯道江都县衙门喊冤”、“徐松朋受刑认供”、“任正干龙潭送信”、“鲍自安、花振芳客棧聚首”、“濮天鹏衙门探信”、“黄总镇会议弹压”、“松朋绑赴法场”、“众英雄假扮鬼怪吓退官兵”、“刽子手糊涂杀人”、“骆宾王拜会节度使”、“余干改装见狄干岁”、“骆宾王考证私娃”、“狄干岁升堂收禀”、“董超余干奉命往龙潭”、“王伦挈带家眷建康道上任”、“董超初次见自安”、“三官堂奸夫淫妇过夜”、“鲍自安派遣众英雄”、“两知县会审骆宏勋”、“消安乞情募化”、“佛堂内饮酒谈心”、“烧信香师徒迷闷”、“奸夫淫妇布袋消灾”、“师徒追赶自安”、“贺世赖囚车起解”、“四杰村中骆宏勋遭难”、“消计漏泄隐情”、“余干冒险救主”、“鲍自安花振芳放火烧庄”等情，第五本《宏碧缘》之概略，如是云云。

注释

本考自编辑以来，而连台串演篇幅冗长者，莫如《宏碧缘》。盖是剧极受社会上之欢迎，由沪上大舞台首先开创，继起者，如新舞台、天蟾舞台、丹桂第一台等。近一二年间，风行各处。本馆觅得全出剧本，次第排出，以供观剧诸君之同好。

根据《戏考》第二十五册整理

【第一场】

(四皂役引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念) 心中恼恨骆宏勋，杀却此人方称心。

(八捕快同上。)

八捕快 (同白) 参见太爷。

贺世赖 (白) 命你等捉拿那骆宏勋，可曾拿到？

八捕快 (同白) 现已拿到。

贺世赖 (白) 将他钉镣收监，听候审问。掩门！

(众人同下。)

【第二场】

(栾一万上。)

栾一万 (念) 满腹冤仇恨，刻刻不去心。
(白) 吾，栾一万。恼恨骆宏勋同我作对，指望请得朱氏弟兄将他打死，不想反被他们把个教师朱彪革眼睛也打瞎革哉。革个冤仇不报，心中实实难忍。来!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有。
栾一万 (白) 请华先生。
丑院子 (白) 有请华先生。

(华三千上。)

华三千 (念) 屡屡摆擂台，越打越坏哉。
(白) 大爷唤我何事呀?
栾一万 (白) 先生请坐，请坐。吾想屡次摆擂，要打骆宏勋，不料他将朱氏弟兄，又打伤革哉。吾心中这口气总弗能出，总要想个好法子，将骆宏勋主仆并那徐松朋等，一起害了，方消吾心头之恨。先生有啥好法子，想想看。
华三千 (白) 革个骆宏勋，真真凶革哉。既是明打他弗过，只好暗地里害他。
栾一万 (白) 好革，暗地里害了他，只是怎样害法呢?
华三千 (白) 此地有两个流氓光棍，一个叫熊铁头，一个叫铁臂张三，此二人惯在街面浪骗，无恶不作。若要将他寻了来出个主意想个法子，或者可以害得骆宏勋。
栾一万 (白) 此二人你可认得他么?
华三千 (白) 此二人天天在街浪，吾倒可以去请他来革。
栾一万 (白) 好，先生就去请他前来商议。
华三千 (白) 吾去哉。
(华三千下。)

栾一万 (白) 等到此二人前来，定要害死个骆宏勋。
(栾一万下。)

【第三场】

(熊铁头、张三同上。)

张三 (白) 大哥，吾革个几天，没啥革事体做，手中空虚，须要想个主意，弄浪些银钱来用咧。
熊铁头 (白) 是革，但是遇弗着好机会。今朝没啥事体，你吾同到街浪白相看有啥机会。
张三 (白) 好，走。
(华三千上。)

华三千 (白) 唔呀，二位!
熊铁头、张三 (同白) 原来是华先生，要上罗哩白相格。
华三千 (白) 吾正要寻请二位，刚刚遇着，巧革哉。吾们东家要请二位，有事体相烦格。
熊铁头、张三 (同白) 敢是那栾大少爷。
华三千 (白) 是革。
熊铁头、张三 (同白) 如此，吾们同去格。
华三千 (白) 同去革。
(华三千、熊铁头、张三同绕场。)

华三千 (白) 二位在此少候。
有请大爷。
(栾一万上。)

栾一万 (白) 华先生，居来哉?
华三千 (白) 来哉，熊、张两个人也来哉。
栾一万 (白) 好，快快有请。
熊铁头、

张三 (白) 大少爷!

栾一万 (白) 请坐, 请坐。

熊铁头 (白) 唤吾两个人来, 有啥革事体呀?

栾一万 (白) 闻听二位, 大名鼎鼎, 久仰得很, 晓得熊兄个头, 有功夫革?

熊铁头 (白) 吾个头倒有点利害革, 倒弗是吹革。

栾一万 (白) 吾有一家仇人, 屡屡同吾作对, 要请二位想个好法子害了他, 方泄吾心头之恨。

熊铁头 (白) 弗晓得仇人是罗一个?

栾一万 (白) 就是这扬州骆宏勋, 同罗个徐松朋两个人, 武艺高强。吾曾请得朱彪弟兄同他比试, 不想他竟把个朱彪眼睛打瞎革哉。

张三 (白) 如此说来, 倒很凶哉, 朱氏弟兄摆擂, 都打他弗过。

熊铁头 (白) 他革武艺好革, 既是如此, 吾们要害他倒弗容易勒。

张三 (白) 吾倒有个主意。

熊铁头 (白) 啥革主意吓?

张三 (白) 吾们要同他打, 是打他弗过, 必须要暗害于他。

华三千 (白) 是革, 非暗中陷害于他不可。

张三 (白) 吾想吾弟兄二人, 假扮做骆宏勋、徐松朋革模样, 在街浪做上一件命案, 就赖在他二人身浪, 定然他要吃官司革, 个人命事体, 定规要偿命革。大爷看好是弗好?

栾一万、
华三千 (同白) 好革。

熊铁头 (白) 只是骆宏勋、徐松朋两个人啥个神情, 要装做他的样子, 总要像才好咧。

华三千 (白) 吾看那骆宏勋时常爱穿件白衣裳, 徐松朋总是穿件红衣裳, 你二位要装扮起来才好。

熊铁头 (白) 是革。却是吾们没有革些个衣裳咧。

栾一万 (白) 弗要紧, 吾革里都有革。请到后面用饭, 慢慢商议。

(众人同下)

【第四场】

(金伯道上。)

金伯道 (念) 家有干担粮, 前仓并后仓。

(白) 老夫, 金伯道。扬州人氏, 膝下无儿, 只有一女, 家财万贯, 倒也安然自在。今当三月三日, 平山堂十分热闹, 不免将安人女儿唤将出来, 一同前去游玩一回。

家院!

(家院上。)

家院 (白) 有。

金伯道 (白) 请安人、小姐出堂。

家院 (白) 安人、小姐出堂。

(金夫人上。)

金夫人 (念) 琅玕竹报千年绿,

(金女上。)

金女 (念) 富贵花开一品红。

金伯道 (白) 安人请坐。

金女 (白) 爹爹万福。

金伯道 (白) 罢了, 一旁坐下。

金夫人 (白) 唤我母女出来, 有何话讲?

金伯道 (白) 老夫在家闷倦, 意欲到平山堂看花。唤你母女一同前去。

金夫人 (白) 妾身奉陪。

金伯道 (白) 家院, 备马, 看车辆伺候。

(西皮摇板) 闲来无事去游玩,

金夫人 (西皮摇板) 平山堂前走一番。

(金伯道、金夫人、金女同下。)

【第五场】

(熊铁头扮骆宏勋、张三扮徐松朋同上。)

熊铁头、

张三 (西皮摇板) 二人一同巧改扮，
假装徐、骆好报仇冤。

张三 (白) 熊阿哥，我二人去到哪里白相？

熊铁头 (白) 到平山堂去白相。

张三 (白) 好，走吓。

(西皮摇板) 一同打马朝前往，
一心要到平山堂。

(金伯道、金夫人、金女同上。)

金伯道 (白) 来此已是，一同进去看花。

(金伯道、金夫人、金女同绕场。熊铁头、张三同看金女。)

张三 (白) 阿哥，看革个女子倒生得好，吾等向前去搭话喂。

金伯道 (白) 做什么？

熊铁头 (白) 请问仁丈贵姓？

金伯道 (白) 老夫姓金。请问二位尊姓大名？

熊铁头 (白) 我名徐松朋。

张三 (白) 我就是扬州革骆宏勋。

金伯道 (白) 原来是二位公子，但不知叫老夫有何话讲？

张三 (白) 那一女子她是何人？

金伯道 (白) 此乃是小女。

张三 (白) 原来是令媛。吾意欲将令媛许配于我表兄，你意下如何？

金伯道 (白) 暖，哪里有夙不相识，在街上说亲事的道理，真真岂有此理！

张三 (白) 好言相向，你反用恶言回答，难道你不晓得吾弟兄革厉害么！

金伯道 (白) 你等厉害，又当如何呀？

熊铁头 (白) 如何？你看剑！

(金女迎上。)

金女 (白) 爹爹，我们回去吧！

(熊铁头杀金女跑下，张三随下。)

金伯道 (白) 暖吓，看这两个强徒，竟将吾女儿杀死，待我报官去者。

金夫人 (白) 快去快去。女儿吓！

(金伯道、金夫人同下。)

【第六场】

(四皂役同上，张老爷上。)

张老爷 (引子) 官居江都县令，为民判断冤情。

(念)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小民易虐，上天难欺。

(白) 吾，江都县正堂。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

来，将放告牌抬出。

(金伯道上。)

金伯道 (白) 冤枉！

皂役甲 (白) 堂前有人喊冤。

张老爷 (白) 带了进来。

(金伯道跪。)

金伯道 (白) 冤枉呀！

张老爷 (白) 这一老头儿，有何冤枉，一一诉来。

金伯道 (白) 太爷容禀：小老儿名叫金伯道，扬州人氏，今日带领妻女同游平山堂，不想来了两个强人要娶我女儿为妻，那时小老儿不允，他竟将吾女儿杀死了吓。

张老爷 (白) 可曾问那二人的姓名？

金伯道 (白) 一个叫骆宏勋，一个叫徐松朋。

张老爷 (白) 来，拿吾火签，速速将徐、骆二人拿来审讯！
 皂役甲 (白) 遵命。
 (皂役甲下。)
 张老爷 (白) 金伯道，暂且回家，听候审讯。
 掩门！
 金伯道 (白) 谢太爷！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徐夫人上。)
 徐夫人 (西皮摇板) 儿夫下乡未回转，
 好叫妾身挂心间。
 (徐松朋上。)
 徐松朋 (西皮摇板) 乌鸦不住叫喳喳，
 急忙催马转还家。
 (家院迎上。)
 家院 (白) 吓，公子回来了。
 (徐松朋下马。)
 徐松朋 (白) 将马带过去。
 徐夫人 (白) 呀官人回来了。账目可曾讨齐？
 徐松朋 (白) 俱已讨清了。
 徐夫人 (白) 请到后面歇息。
 徐松朋 (白) 家院，好好看守门户。
 (徐松朋、徐夫人同下，家院随下。)

【第八场】

(皂役甲引四差役同上)
 皂役甲 (白) 伙计们，你我奉了太爷之命——
 (熊铁头、张三同迎上，同听。)
 皂役甲 (白) 去捉拿骆宏勋、徐松朋。但是他二人住在哪里，倒弗晓得呀？
 熊铁头、
 张三 (同白) 列位公差请了。你们要捉拿啥革人呀？
 四差役 (白) 要捉拿骆宏勋同徐松朋二人，但不知他在何处居住？
 熊铁头 (白) 吾倒晓得革，你等随我来。
 (熊铁头、张三、皂役甲、四差役同绕场。)
 熊铁头、
 张三 (同白) 就是革个门，少陪了。
 四差役 (同白) 烦劳了。
 熊铁头、
 张三 (同白) 弗要客气。
 (熊铁头、张三同下。)
 皂役甲 (白) 待我向前叫门。
 吠，开门来！
 (家院上。)
 家院 (白) 什么人？
 (家院开门。)
 家院 (白) 原来是几位公差。到此何事？
 皂役甲 (白) 那徐松朋、骆宏勋可在里面。
 家院 (白) 我家徐公子现在家中，那骆公子早已就往山东去了。
 皂役甲 (白) 你将你家公子请来，我等有话言讲。
 家院 (白) 有请公子！

(徐松朋上。)

徐松朋 (白) 何事?

家院 (白) 外面有几个公差要见公子。

徐松朋 (白) 有公差要见我, 待我看来。
吓, 公差到此何事?

皂役甲 (白) 你就是徐松朋?

徐松朋 (白) 正是。

皂役甲 (白) 伙计们, 锁了走。

徐松朋 (白) 为何将我锁起来呀?

皂役甲 (白) 你同我们走吧。

徐松朋 (白) 但不知所为何事呀?

皂役甲 (白) 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啦。

(四差役拉徐松朋同下, 家院拉皂役甲。)

家院 (白) 暖呀公差呀, 到底为了何事, 将我家公子锁了去呀?

皂役甲 (白) 你问我? 你家公子的事, 你还不知道吗!

(皂役甲下。)

家院 (白) 这是从哪里说起? 待我报于大娘子知道。
有请大娘子!

(徐夫人上。)

徐夫人 (白) 何事?

家院 (白) 大事不好了!

徐夫人 (白) 何事惊慌?

家院 (白) 时才来了许多公差, 将我家公子锁到衙中去了!

徐夫人 (白) 暖呀, 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心内惊,
天降大祸到我们。
(白)
也罢, 家院好好看守门户, 待我去到县衙打探便了。

(徐夫人下, 家院下。)

【第九场】

(任正千上。)

任正千 (西皮摇板) 心中恼恨狗王伦,
不知何日把冤伸?
(白) 俺, 任正千。是我奉了花老丈之命, 寻访师弟骆宏勋, 不想他已往山东去了。
俺不免转回花家寨便了。
(西皮摇板) 催马加鞭往前进,
抬头只见一妇人。

(徐夫人上。)

任正千 (白) 来者敢么是徐大娘子?

徐夫人 (白) 原来是任大爷。

任正千 (白) 你慌慌张张, 为了何事?

徐夫人 (白) 任大爷呀, 是我家丈夫昨晚由乡下归来, 今日忽然来了许多公差, 不知为了何事, 将我丈夫锁了去了!

任正千 (白) 既然如此, 你我同到衙中, 打听便了, 请。

(任正千、徐夫人同下。)

【第十场】

(四皂役引张老爷同上。)

张老爷 (引子) 慢说作恶无人晓, 哪知头上有青天。
(白) 徐、骆二犯可曾拿到?

皂役甲 (白) 骆宏勋逃往山东去了, 已将徐松朋拿到了。

张老爷 (白) 带上来。
 (四差役押徐松朋同上。)

徐松朋 (白) 叩见老父母。
 张老爷 (白) 胆大徐松朋，无故竟敢擅杀民女，要从实招来！
 (任正干、徐夫人同上，同暗听。熊铁头、张三同暗上。)

徐松朋 (白) 想我徐松朋，在扬州居住多年，安分守法。前月下乡催租，昨日方得回来，哪里有杀伤民女的事，此事一无赃据，二无证见，望求太爷作主！
 (熊铁头、张三同上前。)

熊铁头、
 张三 (同白) 启太爷：昨日杀金家的女子，正是革格徐松朋。小人们倒是亲眼得见革。
 张老爷 (白) 徐松朋，现有证见，你还敢强辩么？
 徐松朋 (白) 小人实实冤枉！
 张老爷 (白) 不用大刑谅你不招。
 来，看夹棍伺候！
 (四差役同夹徐松朋。)

张老爷 (白) 有招无招？
 徐松朋 (白) 无有什么招的呀！
 张老爷 (白) 收！
 (四差役同允。)

张老爷 (白) 松。
 (四差役同允。)

张老爷 (白) 有招无招？
 徐松朋 (白) 受刑不起，愿招。
 张老爷 (白) 叫他画供上来。
 (徐松朋画供，呈上。)

张老爷 (白) 将徐松朋钉镣收监，等候详文一到，即正典刑。掩门！
 (张老爷、四皂役同下。)

任正干 (白) 看此事分明是仇人陷害徐大爷，你我二人同到龙潭去寻鲍老丈，设法打救便了。
 徐夫人 (白) 但凭任大爷。
 任正干 (白) 请。
 (任正干、徐夫人同下。)

【第十一场】

(八庄丁、濮天鹏、濮天雕、鲍金花、鲍自安同上。)

鲍自安 (西皮摇板) 众英雄同在龙潭镇上，
 且听那众庄丁细报端详。

庄丁甲 (白) 启庄主：任大爷到。
 鲍自安 (白) 有请。
 (任正干、徐夫人同上。)

任正干 (白) 鲍老丈。
 鲍自安 (白) 任大爷，徐大娘子。
 鲍金花 (白) 大娘子，请至后面。
 (鲍金花拉徐夫人同下。)

鲍自安 (白) 任大爷打从哪道而来？
 任正干 (白) 是俺奉了花老丈之命，寻访师弟骆宏勋。不想我到了扬州，我师弟已往山东去了。正要转回花家寨，谁知徐松朋徐大爷，被县中的公差锁拿到衙内，诬赖他杀了金家的女子。是他受刑不起，竟自招认，钉封一到，就要问斩。因此同了徐大娘子，前来求老丈速速设法，打救徐公子的性命才好。

鲍自安 (白) 我想此事，定是那徇一万所做。既然如此，你我大家要同到扬州走走。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引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西皮摇板) 大家离了花家寨，
不觉又到扬州城。
(白) 来此扬州，巴龙前去打店。

巴龙 (白) 店家！
(店小二上。)

店小二 (白) 众位是投宿的吗？

巴龙 (白) 正是。你们这栈房有多少房间？

店小二 (白) 我们栈房有二十多间。

巴龙 (白) 我们的人多，我要一齐包下。

店小二 (白) 好吓，全包下可以。

巴龙 (白) 应该多少钱，一总算账。

花振芳 (白) 一同进去。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同进栈。)

花振芳 (白) 大家同到楼上一叙。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同下。八庄丁、濮天鹏、濮天雕、鲍金花、任正千、鲍自安同上。)

鲍自安 (白) 来此栈房。天鹏，前去打店。

濮天鹏 (白) 遵命。
店家哪里？
(店小二上。)

店小二 (白) 客人是住店的吗？

濮天鹏 (白) 可有房间。

店小二 (白) 你们来的不凑巧啦，我们的房间都叫人包了去啦。

濮天鹏 (白) 都被人包了？

店小二 (白) 不错，你们上那旁去住吧。

濮天鹏 (白) 但不知是什么人包了你的房间？

店小二 (白) 人倒不少，有一位姓花，是一位老者。

濮天鹏 (白) 想必是花老丈在此。
启禀岳父：此处的房间，店家言道已被人全行包了。他说是姓花的，想必是花老丈在此。

鲍自安 (白) 店家，你去请那姓花的出来，就说有一位姓鲍的有话对他讲。

店小二 (白) 是啦。
有请花爷！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引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何事？

店小二 (白) 外面有一位姓鲍的白胡子，请你老人家说话。

花振芳 (白) 哦，想是鲍老丈来了，待俺看来。
吓，果然是你！

鲍自安 (白) 我也大料是你！

花振芳 (白) 请至后面。
(众人同进店房。)

花振芳 (白) 你们从哪道而来？

鲍自安 (白) 是你不知：今有徐大爷被人陷害，打在监牢，就要出斩。任大爷前来送信，是老夫连夜打从龙潭而来，要打救徐大爷的性命。

花振芳 (白) 原来如此。大家一同后面用饭，想一妙计，再做道理。

鲍自安 (白) 天鹏，你速到县衙，打听徐大爷之事，速报我知。

濮天鹏 (白) 遵命。
(濮天鹏下。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四皂役引张老爷同上。)

张老爷 (引子) 恶事任人作，王法不容情。
 传令官 (内白) 火牌到。
 (传令官持令箭上。)
 传令官 (白) 今有徐松朋擅杀民女，即行问斩，不得有误。
 (传令官下。)
 张老爷 (白) 今有火牌到来，徐松朋五鼓问斩。想徐松朋广结英雄好汉，倘有人来劫杀法场，如何是好？
 来，拿吾名帖，去请扬州黄总镇前来议事。
 (皂役甲允，下。)
 张老爷 (白) 我将此处总镇请来，叫他多带兵士在法场弹压，料无妨碍。
 (皂役甲上。)
 皂役甲 (白) 总镇黄大人到。
 张老爷 (白) 有请。
 (濮天鹏暗上，探看。黄总镇上。)
 黄总镇 (白) 仁兄请！
 张老爷 (白) 请坐。仁兄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黄总镇 (白) 岂敢！相邀有何见论？
 张老爷 (白) 今有徐松朋犯罪，五鼓就要斩首。弟因他广结天下英雄好汉，恐怕有人来劫法场，特请仁兄前来，多派些兵丁把守才好。
 黄总镇 (白) 小弟五鼓前去弹压，料然无事，我告辞了。
 (黄总镇下。四皂役、张老爷同下。濮天鹏下桌。)
 濮天鹏 (白) 待我报于岳父知道便了！
 (濮天鹏转场。)
 濮天鹏 (白) 有请岳父！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濮天雕、任正千、鲍金花、鲍自安同上。)
 鲍自安 (白) 天鹏回来了。打听徐大爷之事如何？
 濮天鹏 (白) 小婿去至县衙，听得那县官同扬州总镇道，五鼓就要将徐大爷正法了！
 任正千 (白) 如此说来，待俺前去打救才好！
 鲍自安 (白) 且慢！想他们既是有总兵弹压，必然人多势众，若要动起手来，岂不是又同前在嘉兴一样了？老夫倒有一计在此，你们若要杀了官兵，岂不是给徐大爷罪上加罪了？为今之计，我们大家扮些鬼怪的模样，趁着天不甚明，将他吓跑了，我们就将徐大爷救了。人也不必杀，事也成功了，你们看好是不是好？
 花振芳、
 濮天鹏、
 濮天雕、
 任正千 (同白) 此计甚好。
 鲍自安 (白) 天鹏、天雕，将我的百宝箱笼打开，大家就扮起鬼怪来呀！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四差役引张老爷同上。)
 张老爷 (白) 将徐松朋带上来！
 (差役甲押徐松朋上，徐松朋跪。)
 张老爷 (白) 斩犯一名。
 (差役甲插招旗。)
 张老爷 (白) 一同齐至法场。
 (四差役押徐松朋同下，张老爷下。)

【第十五场】

(熊铁头、张三同上。)
 张三 (白) 闻听今夜里要杀徐松朋革，吾等去看看，待等将他杀了之后，吾好去领银子咧。

熊铁头 (白) 一同前去。
(熊铁头、张三同下。)

【第十六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千、鲍金花、鲍自安各扮鬼同上。)

鲍自安 (白) 我们扮的倒好。看那官兵都来了，我们在此等候。你们可是千万不可杀人，要记下了。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千、鲍金花同允。四龙套、四刽子手、黄总镇同上。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千、鲍金花、鲍自安同迎上，同喊叫，四龙套、四刽子手、黄总镇同吓倒地。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千、鲍金花、鲍自安同救徐松朋。)

鲍自安 (白) 徐大爷，休要害怕，我等前来救你!

徐松朋 (白) 原来是鲍老丈，多谢救命之恩。

鲍自安 (白) 但不知你被何人陷害?

徐松朋 (白) 有两个贼徒害我。

鲍自安 (白) 你可认得他呀?

徐松朋 (白) 方才还看见此二人来。

(熊铁头、张三同跑上看。)

徐松朋 (白) 就是此二人!

(鲍金花捉熊铁头，杀。)

鲍自安 (白) 咳!叫你们不要杀人，不要杀人，你怎么又杀起来了?

鲍金花 (白) 这等人留他作甚!

鲍自安 (白) 此一人千万不可再杀了。

我且问你，你为何要害徐大爷?

张三 (白) 吾倒弗认识徐大爷，是栾一万买我二人出来，做了命案，嫁害于他革。

鲍自安 (白) 好，就将徐大爷的犯人衣服与他穿上，将他绑在此地，等官兵来杀他。我们跑了吧!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千、鲍金花、鲍自安拉徐松朋同下。四龙套、四刽子手、黄总镇同上，刽子手甲捉张三，杀。)

黄总镇 (白) 一同回至县衙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骆宾王上。)

骆宾王 (西皮摇板) 削发为僧弃红尘，
朝罢五台转回程。

(白) 贫僧，骆宾王。昔年曾为翰林，只因先王晏驾，武后临朝，混乱朝政，是我不愿为官，削发为僧，在峨嵋山上出家。今日朝罢五台山而回，欲到山东探望狄仁杰。他乃是我当年的好友，现为山东节度使。不免就此前往。

(西皮摇板) 只因武后乱朝政，
我落发为僧入空门。
要寻良友来谈论，
去到山东走一程。

(骆宾王下。)

【第十八场】

(余千上。)

余千 (西皮摇板) 英雄落魄无头奔，
思想公子两泪淋。

(白) 俺，余干。是我跟随公子，到了黄花铺栈房之中，一时腹痛，到后院出恭。不想那贺世赖做了历城县知县，竟将公子拿到县衙去了，那时俺打从后墙跳出，逃出虎口。本当回转龙潭，报于鲍老丈知道，打救我家公子性命。怎奈我手中无有分文，难以前去。也罢，俺不免转回历城，自行投案，要死，随我家公子死在一处，以尽我为仆之心便了！

(西皮摇板) 屋漏偏遭连夜雨，
开船正遇顶头风。

(骆宾王上。)

骆宾王 (西皮摇板) 迈步来在阳关上，
只见一人走慌忙。

(白) 那边来了一人，好似我兄弟的仆人余干的模样，待我叫他一声。

余干 (白) 吓，余干，你往哪里去呀？

骆宾王 (白) 吓，你是何人，怎么认识我？

余干 (白) 余干，你连你家大主人都不认识了么？

骆宾王 (白) 你是我家骆宾王大主人么？

余干 (白) 正是。

骆宾王 (白) 大主人请上，小人叩头！

余干 (白) 余干，你不跟随你家主人，为何落到这般光景？

骆宾王 (白) 大主人有所不知，是小人跟随公子去往山东，行至黄花铺，住了许多公差，将公子拿到历城县去了，只怕公子性命难保。

余干 (白) 我出家多年，不知家中之事，今日遇着了您，来，来，来，您将近年我家中之事，细细讲来。

骆宾王 (白) 大主人容禀：只因我家老东人在定兴县病故，那任正干任大爷，乃是我家东人的受业徒弟，他与我家公子，亲同骨肉，就将老太太并公子接到他家居住。是那日我家公子同任大爷游玩桃花坞，遇着王伦、贺世赖，他二人因同花老丈不和，我家公子同任大爷前去讲情，因此就同王伦结为兄弟。那日王伦在任大爷家中吃酒，不想他同任大爷的妻子贺氏大娘有奸，被小人看见，就对公子言讲。谁知那贺氏在任大爷面前，搬弄是非，离间公子不睦。我家公子就不辞而别，扶柩回转扬州。安葬已毕，公子奉了老太太之命，去到浙江投亲。路过龙潭镇，遇见鲍自安，他因老太太赠过他女婿的银两，就留公子在龙潭镇居住多日。谁知家中又遭天火，老太太被花振芳救了性命，接到山东。公子闻知，就到山东探望老太太，行至黄花铺，遇着贺世赖为历城县知县，就将公子拿到县中，诬良为盗。小人逃脱，欲到龙潭，又无盘费，因此流落。望大主人设法，要救我公子的性命呐！

余干 (白) 原来如此。事到如今，我无别计。我今要到山东探望狄千岁，你就扮作小沙弥的模样，随同我前去。见了千岁，倘有机会，你就将你家公子冤枉说明，叩求狄千岁救你的公子，你看如何？

骆宾王 (白) 此计倒好。

余干 (白) 如此同往，我们就走。

(余干背泣。)

余干 (白) 咳！

骆宾王 (白) 余干，你这是怎么样吓？

余干 (白) 大主人，小人两天不曾吃饭了吓！

骆宾王 (白) 你两天不曾用饭了？来，来，我这里有干粮在此，你先拿去充饥。

余干 (白) 谢大主人。

骆宾王 (西皮摇板) 余干可算是义仆，
为主受难世间无。

(骆宾王、余干同下。)

【第十九场】

(狄仁杰上。)

狄仁杰 (引子) 位列三公，秉忠心，扶保朝廷。

(念) 执掌兵权在朝纲，铁面无私保大唐。扫灭朝中众奸党，赤胆忠心报君王。

(旗牌暗上。)

狄仁杰 (白) 吾，狄仁杰。大唐驾前为臣，官居公爵。老王晏驾，武后临朝，改为大周国号。是老夫不愿在朝，蒙圣命放为山东节度使，兼理民词。欲招天下英雄豪杰，同保江山，要扶庐陵王登基即位。来，伺候了。

(骆宾王引余干同上。)

骆宾王 (白) 来此已是。
门上哪位在？

旗牌 (白) 什么人？

骆宾王 (白) 烦劳通报：就说贫僧骆宾王求见。

旗牌 (白) 少候。
启千岁：僧人骆宾王求见。

狄仁杰 (白) 骆宾王乃是老夫好友，说吾出迎，有请！

旗牌 (白) 有请！

狄仁杰 (白) 吓，先生！

骆宾王 (白) 千岁！

狄仁杰 (白) 先生请坐。

骆宾王 (白) 告坐。
来，来，见过千岁。

余干 (白) 千岁！

狄仁杰 (白) 罢了。
吓，来，带他下面用饭。

(旗牌引余干同下。)

狄仁杰 (白) 先生多年不见，今日从何处而来？

骆宾王 (白) 贫僧在峨嵋山出家多年，今因朝罢五台山而回，思念千岁，因此前来探望。

(旗牌引余干同上。)

狄仁杰 (白) 先生，想当今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先生何不还俗，仍旧为官，以保社稷？

骆宾王 (白) 千岁说哪里话来，常言道出家容易还家难。贫僧久已看破红尘，视富贵如浮云，观利禄如草芥，既已出家，断无还俗的道理。

狄仁杰 (白) 先生可谓是高尚了。但是贵府世代簪缨，为何同族之中也无有为官宦者？

骆宾王 (白) 咳，难言了。

狄仁杰 (白) 先生为何落下泪来？

骆宾王 (白) 想贫僧之父同胞只有二人，先父生下贫僧，先叔所生一子，名唤宏勋，虽无大材，倒也为人颇有肝胆，文武两全。

狄仁杰 (白) 既然令弟高才，为何不与朝廷出力报效？

骆宾王 (白) 只是舍弟时运不来，今遭大难。这小沙弥就是他的仆人，贫僧将他扮作小徒模样，叩见千岁，要求千岁打救舍弟的性命要紧。

狄仁杰 (白) 但不知令弟被何人所害？

骆宾王 (白) 贫僧出家，久不闻问家中之事。此仆名叫余干。千岁一问，便知其详。

狄仁杰 (白) 余干，你家主人被何人所害？你要细细讲来！

余干 (白) 千岁容禀：小人随同太老爷定兴为官。有一任正干，是我东人的徒弟，同我家公子亲同手足。我家东人去世，任大爷将老太太同公子接到他家居住。那一日同游桃花坞，遇着王伦，因花振芳父女与王伦有嫌，任大爷同我家公子就去讲情，因此同王伦结为兄弟。不想王伦，常常来往，就同任大爷的妻子贺氏有奸。被小人看见，就对公子言讲。谁知贺氏搬弄是非，离间公子不和，公子就不辞而别，扶柩回转扬州。安葬之后，老太太命公子到浙江招亲，路过龙潭，遇着鲍自安老丈留公子居住多日。又到嘉兴，探听王伦贺世赖踪迹。又遇着梅滔，侄子调戏寡婶。公子因打不平被梅滔诬告，反说公子同梅修氏有奸，谁知修氏又养了私娃，多蒙鲍老丈，将私娃盗出，救修氏出了监牢。我家公子家中又遭天火，老太太被花振芳接到山东，公子闻听，就往山东探母。行至黄花铺栈房，不料贺世赖竟做了历城知县，要同公子作对，诬良为盗，押在监牢。望乞千岁开恩救命！

狄仁杰 (白) 那花振芳同那鲍自安，乃是水旱两路著名大盗，我久欲捉拿于他，你家主人既同盗贼结交，老夫打救他就有些不便。

余千 (白) 千岁呀！想我家公子，虽然同花、鲍二人结交，却非本意，况且花、鲍二位，虽居绿林，倒有爱国之心，所杀者皆是强人恶霸、污吏贪官，遇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无不爱护敬重，并非强盗可比。

狄仁杰 (白) 既然如此，你就代你主人速写冤状，在吾衙前投告便了。

余千 (白) 嗳呀千岁吓，只怕那贺世赖要害我家公子的性命！

狄仁杰 (白) 你家公子，无有奉上宪批准，性命料然无碍，你只管去写来。

余千 (白) 遵命。

(余千下。)

狄仁杰 (白) 吓先生，方才余千言道梅修氏私娃一案，不知妇人可有不夫而孕的无有？

骆宾王 (白) 自古不夫而孕的尽有，不足为奇。

狄仁杰 (白) 但不知有何证据？

骆宾王 (白) 当舜帝之时，姜嫄曾见大人足迹，而履其拇，遂后生稷。老子之母，见月怀胎，凡七十年，生老子于罗浮山下。这不是古来的证据么？

狄仁杰 (白) 但是此等之子，可能聪敏么。

骆宾王 (白) 此等私娃，若要长大成人，不是国家的栋梁，定成仙佛。

狄仁杰 (白) 先生大才，不知私娃可有什么验证么？

骆宾王 (白) 这私娃纵然成人，身体柔软无骨，若不养育，日久必成清水。

狄仁杰 (白) 原来如此，请先生暂至书房安歇。

骆宾王 (白) 遵命。

(骆宾王下。)

狄仁杰 (白) 来，升堂！

(狄仁杰下。)

旗牌 (白) 开门。

(四龙套、八大铠、四校尉、旗牌同上，狄仁杰上，升堂。)

狄仁杰 (白) 老夫，狄仁杰。官居山东节度使，兼理民词。左右，伺候了！

(余千持状子上。)

余千 (白) 冤枉！

校尉甲 (白) 启千岁：有人喊冤。

狄仁杰 (白) 抓上来。

(四校尉同抬余千上。)

狄仁杰 (白) 可有状纸？

余千 (白) 有状纸。

狄仁杰 (白) 呈上来。

(狄仁杰看状子。吹牌子。)

狄仁杰 (白) 余千，我命你去至龙潭，捉那鲍自安，并将私娃带来，你可愿往？

余千 (白) 小人愿往。

狄仁杰 (白) 董超，命你随同余千，拿我令箭，捉拿鲍自安前来。

(旗牌跪。)

旗牌 (白) 启千岁：想那鲍自安是有名的江洋大盗，小人前去，定被他们杀害，小人实实不敢去。

狄仁杰 (白) 咦！似你这等贪生怕死之辈，竟敢抗吾的将令么？

旗牌 (白) 想我到了龙潭也是一死，今日千岁把我杀了倒好，免作他乡之鬼。

余千 (白) 不要害怕，一概都有我，你只管的前去。

狄仁杰 (白) 董超，不必推辞，速速前去。掩门！

(四龙套、八大铠、四校尉同下，狄仁杰下。旗牌叩头。)

旗牌 (白) 千岁开恩，小人真不能前去。

余千 (白) 咳，千岁退堂了。

旗牌 (白) 这件事情怎么办吓？

余千 (白) 不要紧，有我呀。

(余千拉旗牌同下。)

【第二十场】

(四皂吏、四肃静回避牌同上，同开道。锣。二差吏同上，王伦、贺氏同乘轿上。)

王伦 (白) 前面什么所在?
 差吏甲 (白) 前面乃是龙潭镇。
 王伦 (白) 有什么清静的好去处么?
 差吏甲 (白) 无有好店，只得在庙院借住，尚然清静。
 王伦 (白) 有什么宽大的庙院么?
 差吏甲 (白) 离此十五里有一三官堂，倒还宽阔。
 王伦 (白) 如此，就住三官堂便了。

(众人同绕场，同下。)

【第二十一场】

(余千拉旗牌同上。)

余千 (白) 来此已是寨门，待吾叫门。
 开门来!

(庄丁甲上。)

庄丁甲 (白) 什么人?
 余千 (白) 是我呀!
 庄丁甲 (白) 原来是余管家回来了，请进来吧。

(余千拉旗牌同下，同上。)

旗牌 (白) 还有几道寨门呀?
 余千 (白) 到了，一同进去。
 旗牌 (白) 我可是不敢进去。你老人家先把话说明了，我再进去吧。
 余千 (白) 如此，你在此等候。
 旗牌 (白) 我在这里等着你。要是那鲍老太爷叫我的时候，还是你老人家出来，我才敢进去；要是旁人出来叫我，我可是不敢进去。

余千 (白) 知道了。

庄丁甲 (白) 有请鲍庄主。

(开幕。鲍自安、花振芳、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濮天鹏、濮天雕、鲍金花、任正千同坐。)

鲍自安 (白) 何事?

庄丁甲 (白) 余管家回来了。

鲍自安 (白) 唤他进来。

余千 (白) 参见鲍老丈!

鲍自安 (白) 余千，你从哪道而来? 你家公子往哪里去了?

余千 (白) 老丈、众位英雄容禀：只因我同我家公子去往山东，行至了巴家寨，遇着了巴杰，他二人言语不合，打了起来，不料我家公子一时失手，将巴杰就刺死了!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呔，想俺巴家九房只有巴杰一子，如今被你主人刺死，岂不是绝了巴门之后代了? 休要拦阻，待我先结果了他!

鲍自安 (白) 慢来，慢来，想巴杰既然被骆公子刺死，此事也非同小可。你们就是打死了余千，也无济于事。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难道就罢了不成?
鲍自安 (白) 众位请坐，老夫自有道理。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我等实实不能饶恕这余干!
鲍自安 (白) 呔，若在别处，老夫也就不管你们的事。今日既在我的庄中，难道你等就不遵我的令么？哪一个不服，就同老夫来较量较量！

花振芳 (白) 众位息怒，且听鲍老丈分派，请坐。
鲍自安 (白) 余干，你家公子今在何处？
余干 (白) 是俺公子刺死了巴杰，逃在胡大爷店房，那巴九奶奶寻俺公子报仇，幸蒙胡大爷、二爷打救。是俺主仆到了黄花铺栈房之中，忽然来了多少公差，将公子锁到历城县县衙之中，小人从后墙逃走，暗地打听，才知是贺世赖做了知县，同我家公子作对。小人本要到龙潭为老丈送信，途中幸遇我家宾王大主人，问其情由，将小人带在了狄干岁衙中说明了此事。狄干岁叫小人随同旗牌官董超前来特请鲍老丈，前去有事相商。望老丈速速打救我家的公子呀！

(余干哭。)

鲍自安 (白) 听你之言，那狄干岁敢么是前来拿老夫来了？但不知差官现在何处？
余干 (白) 现在庄外。
鲍自安 (白) 先将他与我砍了再讲。
余干 (白) 鲍老丈，那差官本不敢来，是小人保他前来。倘若将他杀死，我家公子性命休矣，还求老丈开恩才好！

鲍自安 (白) 既然如此，看在你的份上，叫他进来。
庄丁甲 (白) 是。
余干 (白) 且慢，你们叫他，他是断断不敢来的，待我前去唤他。
吓，董差官。

旗牌 (白) 哦，余大爷。
余干 (白) 叫你进去呢。
旗牌 (白) 叫我进去，你老人家可要保全我的性命吓。
余干 (白) 不要紧，有我。

(旗牌去腰间刀。)

旗牌 (白) 这件东西，最犯人的恶。这可是真到了森罗殿了。
鲍老太爷在上，董超叩头！
鲍自安 (白) 董差官，你前来做甚？
旗牌 (白) 小人是奉了狄干岁的命，前来给你老人家问安来了。
鲍自安 (白) 起来。与他看座。
旗牌 (白) 此处焉有小人的座位，实实不敢坐。
鲍自安 (白) 叫你坐，你就只管坐。
旗牌 (白) 是，别给脸不要脸呐。
鲍自安 (白) 你敢么是拿我来了？
旗牌 (白) 不敢，不敢。只因我们干岁爷知道你老人家是水路上有名的人物，干岁爷久仰得很，早就想要见见你老人家，无有机会。今番遇着我们这一个余大叔又提起来啦，所以叫小子同余大叔前来请你来啦。这有干岁的一个柬贴，特与你老人家问好。

(旗牌呈帖。)

鲍自安 (白) 狄千岁这个体面倒给我的不小，但是一件，我去便去，只是有要事尚在未办，必须办完了事，方能前去。

旗牌 (白) 不知道多早晚就可以把事办完啦呐？

鲍自安 (白) 一月也不定，半年也不定，一年也不定。

旗牌 (白) 要不然，先请你老人家去一趟，见见千岁爷，然后再办事，好不好呐？

鲍自安 (白) 我心已定，不必多言。

旗牌 (白) 是。

(庄丁甲上。)

庄丁甲 (白) 今有王伦往建康上任，从此地经过，今晚要在三官堂住宿。

鲍自安 (白) 王伦他来了么？

庄丁甲 (白) 正是。

任正千 (白) 这奸夫淫妇到此，望老丈速速替俺报仇才是！

鲍自安 (白) 那是自然。

董差官，好了，你也不要心急，我将此事办妥，一二日即可动身了。

旗牌 (白) 多谢鲍老太爷。

鲍自安 (白) 今晚王伦到来，必须定计而行。

金花女儿！

鲍金花 (白) 在这儿呐。

鲍自安 (白) 命你同梅修氏同丫鬟等，均扮作粉头的模样，等王伦那些人役到来，你们前去劝酒，务要将他们灌醉，不可有误。

鲍金花 (白) 遵命。

鲍自安 (白) 巴氏昆仲，你等扮作卖酒卖菜之人，前去到三官堂庙外设摆，等王伦到来，将酒中下了蒙药，务要将人役等醉倒，不得有误。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遵命。

鲍自安 (白) 众家英雄，后面用过酒饭，同到三官堂去者。正是：
(念) 天堂有路你不走，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花振芳、
濮天鹏、
濮天雕、
鲍金花、
任正千 (同念) 地狱无门闯进来！
鲍自安 (白) 请至后面。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花振芳、
濮天鹏、
濮天雕、
鲍金花、
任正千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二场】

(四青袍引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念)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白) 下官贺世赖，官居历城县正堂。昨日拿了骆宏勋，已将他钉镣监禁。只因这黄花铺乃是我历城县同恩县交界的地面，必须要到恩县会审，不免就此前往。来，打道！

(四青袍同允，同绕场。)

贺世赖 (白) 前去通报。
青袍甲 (白) 有人么？
(家院上。)
家院 (白) 何事？
青袍甲 (白) 历城县太爷前来拜望。
家院 (白) 有请老爷。

(唐建宗上。)

唐建宗 (白) 何事？
家院 (白) 历城县来拜。
唐建宗 (白) 有请！
家院 (白) 有请。
贺世赖 (白) 吓，唐老爷！
唐建宗 (白) 贺老爷请坐。
贺世赖 (白) 有坐。
唐建宗 (白) 未知贺老爷驾到，下官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贺世赖 (白) 岂敢，下官来得鲁莽，唐老爷恕罪。
唐建宗 (白) 岂敢，到此必有所为。
贺世赖 (白) 只因前日在黄花铺捉拿大盗骆宏勋一名，乃是我两县交界地面，今日要同唐老爷会审此案。

唐建宗 (白) 原来如此。
来，吩咐公案伺候。

家院 (白) 署役们走上。
(四青袍、二官吏同上，贺世赖、唐建宗同升堂，对面二桌坐。)

贺世赖 (白) 将骆宏勋带上堂来！

(四青袍同允，差役甲押骆宏勋同上。)

骆宏勋 (西皮导板) 大炮一声如雷动，
(西皮摇板) 谁知无故又入牢笼。
大胆且把公堂进，
问吾一言我答一声。

贺世赖 (白) 胆大骆宏勋，你结交大盗，屡屡犯案，今日本县在此，还不与我实招来！
骆宏勋 (白) 吓，听堂上之言，此人的语声好耳熟吓，待我偷觑偷觑。暖呀，原来是贺世赖，这狗男女竟作了县官，同我作对，看将起来，我的性命只怕有些难保！

贺世赖 (白) 还不招认！
来，看大刑伺候！

唐建宗 (白) 且慢，想这骆宏勋，上得堂来尚未审问，焉能就用大刑？
贺世赖 (白) 是是是。

唐建宗 (白) 待等我仔细问来，然后用刑，也还不迟。

贺世赖 (白) 但凭唐老爷。

唐建宗 (白) 骆宏勋，本县宽了堂规，将刑具去掉，你且站起来——讲明，本县与你作主。
(差役甲松刑具。)

骆宏勋 (白) 谢太爷！

唐建宗 (白) 你且讲来。

骆宏勋 (白) 太爷容禀：小人名叫骆宏勋，乃扬州人氏，随同吾父曾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有一任正千，乃是吾父受业的门徒。吾父去世，任正千就将我母子接到他家中居住。是那日同任正千同游桃花坞，正遇着这贺世赖。他那时乃是青楼中一个乌龟。他有一妹子，贺氏月娥，有几分姿色，充当娼妓，也在桃花坞闲游。那时任正千见了贺氏，就到她家中吃酒，以后即用三百两纹银，买到家中做妾。也是任正千不该将贺世赖也接到家中，以朋友看待。谁想这贺世赖，那日偷了任正千一个火盆，出门之时，正被任正千遇见，就将他打了几下，赶出门去。不想这贺世赖，就投在了王伦的门下。那一日小人又同任正千同游桃花坞，遇一花老，带了妻女，在那里卖艺，王伦、贺世赖也在那里观看，因此看见了贺氏，他就心起不良。次日曾命人将花老父女叫到家中，调戏不从，彼此争斗。是小人同任正千前去与他两家解和，因此就与王伦结为金兰之好。哪知这王伦，同任正千常常往来，就私通了贺氏，不料被小人的仆人看见。那贺氏就在任正千面前，搬弄是非，离间我二人不和。是小人母子，不辞而别，回转扬州。谁想那贺氏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她就诬告任正千结交大盗，偷窃他的衣物，暗地栽了赃证，任正千就囚禁监牢。看堪就要正法，也不知是何人，劫牢越狱，将任正千救出监牢。那王伦贺氏竟成了夫妻。哪知这贺世赖，夤缘奔走，今日竟做了县官，嫁害小人。我骆宏勋今日一死，别无话讲，倘能见了天日，定要你将你碎尸万段，抽你之筋，剥你之皮，磨骨扬灰，食你之肉，方消我心头之恨也！

(西皮摇板) 大骂贼子太不仁，
提起了叫人咬碎牙根。
礼义廉耻你全不论，
怎能为官来临民！

贺世赖 (白) 好你骆宏勋，上得堂来，竟敢辱骂官长，该当何罪！
来，看大刑伺候！

唐建宗 (白) 且慢。他上的堂来，话未讲明，并无口供，焉能用刑？

贺世赖 (白) 是是是，依唐老爷之见？

唐建宗 (白) 待下官详细问来。

贺世赖 (白) 全凭唐老爷。

唐建宗 (白) 骆宏勋，你是怎生到此，来在此处做甚？

骆宏勋 (白) 太爷容禀：是小人奉了母亲之命，去到浙江投亲。路过龙潭镇，遇着友人，住了多日。不想我家中遭了天火，我母亲被人搭救，去至山东，小人主仆二人，因此去往山东探母。路过黄花铺，在栈房之中安歇，忽然来了许多公差，就将小人锁拿到此。小人素安本分，并不曾做过伤天害理不法之事，这分明是贺世赖记起前仇，要害小人一死，望求太爷做主！

贺世赖 (白) 一派胡言，用大刑与吾拷打。

唐建宗 (白) 来，暂将骆宏勋押在监中。
(差役甲押骆宏勋下，官吏甲呈供纸，唐建宗接看。)

贺世赖 (白) 这是写的什么？

唐建宗 (白) 这是骆宏勋的口供。

贺世赖 (白) 待下官看上一看。

唐建宗 (白) 慢来，想你二人，素有仇恨。你若将供纸接到手中，三把两把扯碎，叫下官怎样落案呐？

贺世赖 (白) 你将此供交付于我，我命人抄写一张还你，也无妨碍。

唐建宗 (白) 此乃是公事，不必多言。
来，掩门！

(唐建宗下，四差役同下。)

贺世赖 (白) 吓，好一唐建宗，你竟敢看我不起！嘿嘿，你若得罪了我，管教你这顶乌纱，就在我的手内。
来，打道回衙！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三场】

(唐建宗上。)

唐建宗 (西皮摇板) 时才审问骆宏勋，
倒叫我心中不安宁。
(白) 时才在公堂之上，闻得骆宏勋所供之言，理直气壮，分明是贺世赖暗地诬告与他，不免吾去至监中，再细细盘问一回。
来！

(家院上。)

家院 (白) 有。
唐建宗 (白) 带路到监中走走。
(西皮摇板) 叫人来与爷把路引，
去到监中问详情。

家院 (白) 监卒开门来！

(监卒上。)

监卒 (白) 什么人？
家院 (白) 太爷到了，快开监门。
监卒 (白) 哦，太爷到了，待我开门。
叩见太爷！

唐建宗 (白) 骆宏勋今在何处？

监卒 (白) 现在后面。

唐建宗 (白) 你唤他前来。

监卒 (白) 骆宏勋，太爷叫你！

(骆宏勋上。)

骆宏勋 (白) 太爷今在何处？

监卒 (白) 你随我来。

骆宏勋 (白) 叩见太爷！

唐建宗 (白) 罢了。

来，与他松了刑具，看座。

骆宏勋 (白) 暖呀，太爷到此，焉有小人的座位。

唐建宗 (白) 有话言讲，你只管的了。

骆宏勋 (白) 多谢太爷。

唐建宗 (白) 骆宏勋，想你既与那贺世赖夙有仇恨，今日他将你拿到，诬你为盗，定要害你的性命。

骆宏勋 (白) 还要求太爷打救小人！

唐建宗 (白) 事到如今并无别计，我想那上宪钉封一到，定要问斩，你如何能逃脱性命？

骆宏勋 (西皮摇板) 听一言不由人心惊胆战，
吓得我三魂渺飞上九天。

眼望着老娘不能相见，

(哭头) 儿的娘吓！

(白) 也罢！

(西皮摇板) 倒不如一死丧黄泉。

唐建宗 (西皮摇板) 宏勋不必寻短见，

下官尚有巧机关。

(白) 事到如今并无别法，我叫人开了监门，放你逃走了罢！

骆宏勋 (白) 太爷在上，受小人一拜！

(西皮摇板) 多谢太爷开恩典，

逃出虎穴与龙潭。

(骆宏勋急出监门，退回。)

骆宏勋 (白) 走不得，呀走不得！
 唐建宗 (白) 为何去而复转？
 骆宏勋 (白) 并非小人去而复转，今日蒙太爷将小人私自放走，不至紧要，倘若是上宪京详公文一到，监中无有犯人，那时岂不连累了太爷的满门家眷？
 唐建宗 (白) 暖呀，这便怎么处？也罢，你今暂住在监中，我拚着这顶乌纱不要，也要搭救你的性命！
 骆宏勋 (白) 谢太爷。
 唐建宗 (白) 监卒，你好好服侍骆大爷，不可难为于他，要记下了。

(监卒押骆宏勋同下。)

唐建宗 (西皮摇板) 好一个仁义骆宏勋，
 令人可敬又可亲。
 人来与爷把路引，
 寻一妙计救此人。

(唐建宗、家院同下。)

【第二十四场】

(任正千、濮天鹏、花振芳、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濮天雕、鲍自安同上。)

鲍自安 (白) 来此已是三官堂。天鹏，前去叫门！
 濮天鹏 (白) 呔，肖师父可在里面？

(黄胖上。)

黄胖 (白) 原来是鲍老丈到了，有请师父。

(消安上。)

消安 (白) 何事？
 黄胖 (白) 鲍老丈到此。
 消安 (白) 待为师出迎。
 吓，鲍老丈，花老丈，请至里面。

鲍自安、
 花振芳 (同白) 请。
 (众人同入，同坐。)

消安 (白) 鲍老丈同众位英雄到此，必有所为？
 鲍自安 (白) 闻听那王伦，今赴建康，打从此地经过，必然要宿在你的庙内。我等前来，要杀这两个奸夫淫妇，与任大爷报仇。

消安 (白) 鲍老丈，想我出家之人，以方便为本，以慈悲为心，以洒家相劝，将此二人，俺募化了他罢。

鲍自安 (白) 想那王伦，霸占任大爷的妻子，暗地诬告于他，罪恶滔天。今日遇着此二人，也是天理报应到了。依老夫相劝，消师父你倒不必阻拦。

消安 (白) 俺这三官庙，乃是清净慈悲之地，岂能容你们杀人？你等要杀，在别处去杀，俺就不管。

任正千 (白) 我与那王伦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相逢，哪一个敢来拦阻！

消安 (白) 不在俺庙内，俺也不管。既然在俺的庙内，哪一个敢来动手！

鲍自安 (白) 消师父，不必如此。既是你要拦阻，我们就在此打扰一宵，明日追王伦到下一站，再杀他就是。

消安 (白) 这便才是。

鲍自安 (白) 我们就骚扰了。请！

(任正千、濮天鹏、花振芳、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濮天雕、鲍自安同下。)

消安 (白) 黄胖！

黄胖 (白) 在。

消安 (白) 倘若那王伦到来，就对他言讲：这庙中房屋倒坏，不能居住，叫他们到别处便了。

黄胖 (白) 知道了。

(消安、黄胖同下。四皂吏、四肃静回避牌同上，王伦、贺氏同乘轿上，二差吏同上。)

二差吏 (同白) 吾等前去，到庙中走走。来此已是。
里面有人么？

(黄胖上。)

黄胖 (白) 做什么的？

二差吏 (同白) 今有建康道王大人从此经过，要借你们的庙院住上一宵，明日即行。

黄胖 (白) 我师父曾经言道：此处房屋坍塌倒坏，不能居住，请你们到别处去吧。

二差吏 (同白) 待我去禀明大人知道。
启禀大人：此处僧人言讲，房屋倒坏，不能居住。

(王伦下轿。)

王伦 (白) 如此说来，要到别处去哉。

(贺氏下轿。)

贺氏 (白) 不是到啦吗，为什么不进去呀？

王伦 (白) 此处僧人言道：房屋倒坏不能居住，要到别处去哉。

贺氏 (白) 难为你是一位道台，要借住破庙住人家都不叫？真真是给道台丢人献眼！

(王伦指二差吏怒斥。)

王伦 (白) 哧，哧，哧，吾把你们两个狗才！本道台要借住两间庙房住一住，都弗能行格？
真真岂有此理！再去借来，倘若是再弗答应，定规要办你等革罪名格。

二差吏 (同白) 王大人言道：无论禅房客堂都可以，将就革，定规要住格。

黄胖 (白) 有请师父！

(消安上。)

消安 (白) 何事？

黄胖 (白) 那一群人，他们要在此住定规了。

消安 (白) 待吾看来。
吓，王大人，贫僧稽首了。

王伦 (白) 大胆革和尚，本道台到此，借你个庙院居住，是给你面子格，为何反来搪塞于
吾？真正岂有此理！头前引路！

消安 (白) 是。

(众人同转场。)

王伦 (白) 来呀！

二差吏 (同白) 在。

王伦 (白) 叫三班人役早早歇息，明日五鼓天明，就要赶路革哉。

二差吏 (同白) 是。
下面听者：三班人役俱要早早歇息，大人吩咐，天明就要赶路革哉。

(四皂吏、四肃静回避牌同允，同下。二差吏同随下。消安敬茶。)

王伦 (白) 革庙院什么房间洁净？

消安 (白) 禅堂倒也洁净。

王伦 (白) 带路同至禅堂。

消安 (白) 是。

(消安引王伦、贺氏同下。)

【第二十五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任正千、濮天鹏、濮天雕、花振芳、鲍自安同上。)

鲍自安 (白) 方才任大爷同消师父二人争吵起来。俺看那消安变脸变色，他有万夫不当之勇，
倘若你们动起手来，岂不反误了大事？有我鲍自安在此，哪怕那王伦狗男女
飞上天去。准备三更，大家动手便了！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消安、黄胖引王伦、贺氏同上，王伦、贺氏对坐饮酒。消安、黄胖同坐门外把门。)

消安 (白) 黄胖，今夜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睡觉，记下了。

黄胖 (白) 知道了。

(王伦、贺氏对坐饮酒。)

王伦 (白) 太太，今天在此饮酒，倒也畅快得很。再有几日，也就到了任所了。
 贺氏 (白) 可不是吗，再有个几天，可就到了健康任上了。
 王伦 (白) 咳，今日里吾倒想起一桩事体来哉。
 贺氏 (白) 老爷，你想起什么事情来啦吓？
 王伦 (白) 吾要是说出来，你可千万弗要生气呀。
 贺氏 (白) 你说哪里话来，你我既是夫妻，还有什么瞒哄我的话不成？你只管的说来，我是绝不会生气的。
 王伦 (白) 你弗生气，吾就要说革哉。想我同你在桃花坞上见面之后，彼此俱各有心。是吾回到家中，同你革阿哥贺世赖商量，定下主意，不消两个月革功夫，可就把你接得来哉，竟真个成了夫妻。惟有我革姨太太，也弗晓得被啥革人杀个哉，倘能她还在，这今日是一副一正，左宜右有，吾岂弗是心满意足。今日思想起来，倒是有点革伤心哩！
 贺氏 (白) 原来为的是姨太太呀！
 王伦 (白) 是革。
 贺氏 (白) 也是她不好，不该同书童私通。要说起来，倒还亏她，要不是她在那儿偷人养汉，只怕我二人，也就靡有今个这一天啦。

(王伦酒醉。)

王伦 (白) 是革，倒是他二人，做了我二人的替身了。
 (黄胖睡，消安唤黄胖醒。鲍自安引任正干、濮天鹏、濮天雕、花振芳、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各持刀同上，看消安、黄胖守门，鲍自安、任正干、濮天鹏、濮天雕、花振芳、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下。)
 贺氏 (白) 天也不早啦吧，我们也该困觉了吧。
 王伦 (白) 待吾掩上了门。

(王伦掩门，斟酒。)

王伦 (白) 太太，吾今朝要敬你一杯酒吃。
 贺氏 (白) 我不能再吃啦。
 王伦 (白) 你只管再吃上一杯。
 (贺氏饮酒。)
 王伦 (白) 太太，吾昨宵做了一个梦，弗晓得好弗好？
 贺氏 (白) 什么梦呀？
 王伦 (白) 吾梦见吾扯着你一只手，你用一把剪刀，把吾革手来一剪，将手指俱剪下来哉。革个梦，好弗好？
 贺氏 (白) 既是你拉着我的手，这总还是亲近的意思，靡有什么不好吧。
 王伦 (白) 吾看起来，恐怕是你吾夫妻，要分手革哉。
 贺氏 (白) 你这儿说着，我想起来啦，前一天我也做了一个梦。
 王伦 (白) 你梦见啥革呀？
 贺氏 (白) 我梦见同一个穿红衣裳拜堂，也不知道这个梦好不好。
 王伦 (白) 嗳呀，想世人做梦，俱是反革。你同穿红的拜堂，恐怕不是拜堂，只怕是要散摊革哉！
 贺氏 (白) 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是又喝醉啦，我搀着你睡去吧。

(贺氏扶王伦睡，鲍自安引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干、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上。鲍自安烧信香熏消安、黄胖倒地，劈门捉王伦、贺氏同下。消安、黄胖同醒，同看。)

消安、
 黄胖 (同白) 嗳呀，怎么门也开了？王大人也不见了！你我快到后面寻访。
 (消安、黄胖同跑下。)

【第二十七场】

(鲍自安引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干、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王伦、何氏同上。)
 鲍自安 (白) 众庄丁走上！
 (八庄丁同上。)

鲍自安 (白) 将奸夫淫妇装入布袋之内!

(八庄丁同抬王伦、贺氏入袋内。)

鲍自安 (白) 天鹏，到岸上准备大船伺候，将此二人抬至舱内。

濮天鹏 (白) 遵命!

(濮天鹏引八庄丁同下。)

鲍自安 (白) 天雕，将消安师徒的衣钵度牒禅杖一齐送到船中。

濮天雕 (白) 遵命!

(濮天雕下。)

鲍自安 (白) 大家一同上船。

(鲍自安下，花振芳、任正干、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下。)

【第二十八场】

(四武旦引鲍金花扮妓女同上，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扮卖酒人抬酒饭同上，四皂吏、四肃静回避牌、二差吏同上。)

鲍金花 (白) 列位听唱吧!

四皂役 (同白) 好，快快唱来。

四武旦 (同白) 列位用酒吧。

四皂役 (同白) 拿酒来吃吓。

(四皂吏、四肃静回避牌、二差役同饮酒倒地，四武旦同杀四皂吏、四肃静回避牌、二差役。众人同下。)

【第二十九场】

(消安、黄胖同上。)

消安 (白) 他们也不知都往哪里去了。吓，黄胖，看看还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黄胖两旁看。)

黄胖 (白) 哎呀不好了，师父的衣钵度牒皆被他们偷了去了。

消安 (白) 不好了，快快的追呀!

(消安、黄胖同急跑下。)

【第三十场】

(鲍自安引花振芳、濮天鹏、濮天雕、任正干、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上，同上船。)

鲍自安 (白) 天鹏，开船呐!

(消安、黄胖同追上。)

消安 (白) 鲍老丈，你休走。你要杀那王伦，你只管的去杀，你不该将洒家的度牒衣钵皆拿了去，你岂不是害了洒家了么?

鲍自安 (白) 天鹏，将蓬扯起来呀。

消安 (白) 鲍自安，你个老匹夫，你快快还我的衣钵来呀。

(消安下水追，消安、黄胖同溜，消安、黄胖同绕场下。)

鲍自安 (白) 天鹏，消安赶上来了没有?

濮天鹏 (白) 他不曾赶得上。

鲍自安 (白) 将蓬放下来呀。

(落帆。消安、黄胖同溜上。)

消安 (白) 鲍自安，你要快快还俺的衣钵来呀!

鲍自安 (白) 天鹏，再将蓬扯起来呀!

消安、
黄胖 (同白) 哎呀，鲍自安呐，你真真好狠毒吓。

(消安、黄胖同溜，同下。)

鲍自安 (白) 天鹏，消安赶上来了没有吓?

濮天鹏 (白) 没有赶上。

鲍自安 (白) 将蓬再落下来。

(消安、黄胖同上)

消安、
黄胖 (同白) 鲍老丈，你要救命吓，俺师徒实实是无有力了吓！
鲍自安 (白) 消师父，你服我不服？
消安 (白) 哎呀，吾实实的服了你了。
鲍自安 (白) 你是怕我不怕？
消安 (白) 实实怕了你了。
鲍自安 (白) 天鹏，将他师徒二人一齐拉上船来。
濮天鹏 (白) 遵命。
消师父，你上来吧。

(消安、黄胖同上船，同吐水。)

鲍自安 (白) 开船，回转龙潭去者！
(众人同撑船下。)

【第三十一场】

(四龙套、狄仁杰同上。)

狄仁杰 (西皮摇板) 吾命余干去龙潭，
捉拿水盗鲍自安。
因何一去不回转，
倒叫老夫挂心间。
(白) 老夫，狄仁杰。也曾命旗牌随余干捉拿鲍自安，一去多日，未见到来。
左右，伺候了！

(旗牌上。)

旗牌 (白) 叩见千岁！
狄仁杰 (白) 董超，我命你随同余干捉拿鲍自安，可曾拿到？
旗牌 (白) 鲍自安要拿那王伦，少有耽延，即便到来。
狄仁杰 (白) 现有令箭一支，命你去至历城，将历城县贺世赖拿问，并到恩县监内。将骆宏勋一并装入囚车，解往京都，听候发落，不得有误。
旗牌 (白) 遵命。
(旗牌下。)
狄仁杰 (白) 待等人犯拿到，再行审问便了。
(众人同下。)

【第三十二场】

(四青袍同上，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心中有仇恨，要杀骆宏勋。
旗牌 (内白) 火牌到。
贺世赖 (白) 有请。

(四校尉引旗牌同上。)

旗牌 (白) 将他衣冠剥了。今奉狄千岁之名，拿你进京问罪。
贺世赖 (白) 下官无有过犯呐！
旗牌 (白) 休得多言，将他锁了再讲。
(四校尉同剥贺世赖官衣，同绑。)
贺世赖 (白) 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四校尉同绑贺世赖下，董超随下。)

【第三十三场】

(四青袍引唐建宗同上。)

唐建宗 (念) 一心要救骆宏勋，但是无有巧计行。
旗牌 (内白) 火牌到。

唐建宗 (白) 有请。
 (四校尉引旗牌同上。)

旗牌 (白) 狄千岁有令：将骆宏勋提出监牢，并历城知县贺世赖，一并装入囚车，解往京都，听候审讯。

唐建宗 (白) 遵命。
 来，将骆宏勋提出监来。
 (差役甲押骆宏勋同上，并贺世赖装入囚车同抬下。旗牌、四校尉同随下。)

唐建宗 (白) 看那狄千岁既然将贺世赖拿问解京，这骆宏勋的冤情定然可以申明了。正是：
 (念) 慢说无报应，天理有循环。
 (唐建宗下。)

【第三十四场】

(四下手引朱彪同上。)

朱彪 (念) 扬州擂台恨，刻刻记在心。
 (庄丁甲上。)

庄丁甲 (白) 启禀四爷：今有骆宏勋不知身犯何罪，打入囚车，打从四杰村经过。

朱彪 (白) 骆宏勋他来了么？好，快快请大爷、二爷、三爷！

庄丁甲 (白) 请大爷、二爷、三爷！
 (八英雄引朱龙、朱虎、朱豹同上。)

朱龙、
 朱虎、
 朱豹 (同白) 唤我等出来何事？

朱彪 (白) 今有骆宏勋打从我们四杰村经过，众弟兄将他速速给我拿来，以报前仇。

朱龙、
 朱虎、
 朱豹 (同白) 众好汉，出庄去者！
 (众人同下。)

【第三十五场】

(消计上)

消计 (点绛唇牌) 带发出家，武艺高大，全不怕，律条王法，绿林威名大。
 (念) 带发出家入空门，禅堂独坐看经文。闷来山前看虎斗，闲来山后听鸟鸣。
 (白) 洒家消计。自幼出家，爱习拳棒，广结绿林中的好汉。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将茶摊摆在庙外。
 (四官兵、八人役抬贺世赖、骆宏勋同上，朱龙、朱虎、朱豹、八英雄同上，同杀四官兵、八人役，掠贺世赖、骆宏勋同下。消计自庙中托茶出庙，朱龙、朱虎、朱豹、八英雄抬贺世赖、骆宏勋同上，同绕场，同下。消计看。)

消计 (白) 吓，看那朱氏兄弟，抢了囚车，杀死官兵，抢去囚犯二人，不知所为何事？待俺赶上前去。

余干 (内白) 休走，俺来也！

消计 (白) 听那旁有人喊叫，待俺收了茶摊再讲。
 (消计托茶。余干上，撞消计。余干、消计对打，余干被消计踢倒。)

余干 (白) 请了。请问师父上下？

消计 (白) 洒家消计。

余干 (白) 那消安、消月，是师父什么人？

消计 (白) 一个是师兄，一个是师弟。

余干 (白) 原来是消师父。俺余干得罪了。

消计 (白) 怎么，你就是余管家么？

余干 (白) 正是。

消计 (白) 你慌慌张张，要往哪里去？

余干 (白) 师父有所不知：只因俺家公子骆宏勋打入囚车，解往京都，是俺放心不下，暗

地保护。也不知是哪里来了许多的强人，将俺的公子抢去，俺不顾生死，要去打救俺家公子。

消计 (白) 此乃是朱龙、朱虎他弟兄们将你的主人抢到四杰村去了。

余千 (白) 哎呀，师父吓！想那朱氏弟兄，与我家公子夙有仇恨。此番被他们抢去，性命难保。带俺余千赶上前去！

消计 (白) 你一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余千 (白) 师父说的哪里话来！有道是一人拼命，万夫难当。休要拦阻，待俺赶上！

消计 (白) 且慢，待俺收了茶摊，一同随你前去。

余千 (白) 多谢师父。

(消计、余千同下。)

【第三十六场】

(朱彪上。)

朱彪 (西皮摇板) 若将宏勋来拿到，
定要将他剐万刀。

(朱龙、朱虎、朱豹、八英雄押骆宏勋、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白) 原来是朱教师爷。

朱龙、

朱虎、

朱豹、

朱彪 (同白) 贺先生受惊了！

(贺世赖穿长衣。)

朱彪 (白) 将骆宏勋绑上来，待我将他杀死。

贺世赖 (白) 且慢，倘若杀了他，倒反便宜了他。不如将他剖腹挖心，以报前仇。

朱彪 (白) 好，将他绑在后面天灯杆下，将他剖腹挖心，我来下酒！

(八英雄押骆宏勋同下，贺世赖、朱龙、朱虎、朱豹、朱彪同随下。)

【第三十七场】

(消计负神匾上，余千随上，以匾搭寨外作桥，消计上桥跳入寨内，余千撤匾下。)

【第三十八场】

(庄丁甲押骆宏勋同上，绑在灯杆，朱龙、朱虎、朱豹引贺世赖、朱彪同上。)

朱彪 (西皮摇板) 将身且坐后院下，
要将宏勋心肠挖。

贺世赖 (白) 吓，教师爷，今日擒了骆宏勋，可算是他报应到了。

朱彪 (白) 正是。

(消计上，看。)

消计 (白) 待洒家后面放起火来。

(消计下。)

朱彪 (白) 快快拿酒来。

(庄丁甲跑上。)

庄丁甲 (白) 不好了，后庄失火。

朱龙、

朱虎、

朱豹 (同白) 一同前去救火。

(朱龙、朱虎、朱豹同下。消计上，杀朱彪，救骆宏勋，背骆宏勋下。贺世赖逃下。)

【第三十九场】

(消计背骆宏勋同上，砍竹寨门。余千迎上背骆宏勋下，消计随下。庄丁甲、朱龙、朱虎、朱豹同上，同看。)

朱龙、
朱虎、
朱豹 (同白) 骆宏勋被人救去，大家追呀！
(众人同下。)

【第四十场】

(八庄丁、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鲍自安、濮天鹏、任正千同上。
余千背骆宏勋上。)

余千 (白) 鲍老丈，后面朱氏弟兄杀来了。

鲍自安 (白) 杀吓。

(朱龙、朱虎、朱豹、八英雄同上，对八庄丁、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鲍自安、濮天鹏、任正千起打连环。余千、骆宏勋同打，同败，朱龙、朱虎、朱豹、八英雄同打，余千、骆宏勋同败下。)

【第四十一场】

(骆宏勋、余千同上，同抱哭。)

骆宏勋 (西皮摇板) 一霎时杀的我失魂丧胆，

余千 (西皮摇板) 只杀得我主仆们好不可怜。

骆宏勋 (西皮摇板) 可叹我骆宏勋屡遭凶险，

余千 (西皮摇板) 方逃去这虎口又遇龙潭。

骆宏勋 (西皮摇板) 怕只怕母子们不能相见，

(哭头) 儿的娘吓！

余千 (哭头) 老太太呀！

骆宏勋 (西皮摇板) 母子们要相逢今生实难。

(朱龙、朱虎、朱豹同追上，同起打。鲍自安上，打十二股荡。朱龙、朱虎、朱豹同败下，八庄丁、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濮天鹏、任正千同追上，同擒得贺世赖。)

鲍自安 (白) 将村庄与我烧呀！

(八庄丁、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鲍自安、濮天鹏、任正千同放火烧庄，同下。)

(完)